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六卷

○內監 【內臣禁約】永樂四年，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：「皇考之世，宦寺無故無敢與外廷交接。昨有一人以私財富外人，此雖小事，漸不可長，隨已罪之。因敕衛士於出入之際，遵制嚴搜。」文皇之取中官如此其峻。然前一年已遣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真臘王，又遣太監鄭和率兵二萬七千賞西洋諸國矣，二臣若欲寓財於外，安得禁之？至八年遂敕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，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，密與商議停當回話。按，此即內臣、鎮守之權輿也。夫西寧為靖勳臣，而琥又上親婿，乃別寄腹心於宦寺，蓋內難初平，惘疑未解，雖與論金忠之言相左，不自覺耳，王振之導親征，汪直之開西廠，有自來矣。太祖舊制：「內臣外出，非跟隨親王駙馬及文武大臣者，凡遇朝廷尊官，俱下馬候道旁，待過去方行。」今小大者值閣部大臣，俱揚鞭直衛其中道矣！

【東廠】東廠之始，不見史傳。王弇州考據以為始於永樂之十八年，引萬文康疏為證，意者不謬。其始偵伺非常，蓋尚慮義師靖難未厭人心耳，然而中官之橫始此矣。至成化間憲宗設立西廠以寵汪直，不特刺奸之權，熏灼中外，並東廠官校亦得訊察，京師洶洶。上用閣部大臣商文毅、項襄毅等諫罷之，御史戴&~YRMLA;阿直獻諫，上令復設，又數年而直為其同類掌東廠尚銘者所構，直始出領邊事，不復入，西廠亦罷，然而東廠之熾如故也。武宗委政群小，復設西廠，以谷大用兼領，又丘聚掌東廠，東西對峙，用成化故事。未幾，復設內行廠於榮府舊倉，劉瑾躬自領之，軍國大柄，盡歸其手，東廠、西廠並在&~YRBCR;伺中，於是邏卒四出，天下騷然。瑾敗俱革，止存東廠。蓋當事諸公尚謂文皇額設，而不知東廠與各省鎮守內臣，俱非太祖初制也，以故世宗初年盡革天下鎮守，而東廠不罷，幸主上太阿獨操，廠衛俱不得大肆。迨至今上憲天法祖，官府凜凜，而廠衛大抵相倚為重，如己丑錦衣大帥劉守有一逐，而廠衛張鯨遂繼之，則掌司禮印者張誠實與聞焉。內廷故事，監印與廠，必兩人分掌。蓋以東廠領敕給關防，提督官校，威嚴已張，不宜更兼機密耳。世宗朝，麥福、黃錦輩如得兼領，此後或分或合，唯今上初元，馮保以印帶廠，而王大臣事起，時故相高新鄭幾不免，賴掌衛朱希忠與江陵相力懇保得解；今上癸卯，陳矩亦以印帶廠，而噶生光事起，時次相沈歸德幾不免，亦賴矩力抗諸異說而得解。蓋二權並在一人，故能回天乃爾，然則幸輔軀命懸於東廠矣。

初，馮璫謀陷高相，明以危語揚內外，而言官無應之者，且緹帥為挽回甚苦；至沈四明不悅歸德，初未形辭色，而臺瑣揣摩意旨，坐以妖書，且緹帥又借以傾所憎。夫四明之權非張、馮比也，而懸絕如此，世道日下矣。

【東廠印】自方印頒行之外，事寄稍關錢糧及軍務機要者，俱得給關防，用之奏章，用之文彩，與方印等。內臣關防之最重者為東廠，其威嚴不必言，即所給關防文曰「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」，凡十四字。大凡中官出差所給，原無欽差字面，即其署銜不過曰內官、內臣而已。此又特稱太監以示威重。余謂文皇雖設此廠以寄耳目，然其時貂璫未熾，安得有如許雄峻之稱，此必王振用事時，另鑄以張角距，迨後直之西廠，瑾之內行廠，階厲於此矣。掌廠內直房，又有欽賜牙章一方，凡投進事件奏聞者用此印鈐蓋，直至御前，蓋得比輔臣之文淵閣印，亦僭索極矣。

【內臣封外國王】唐末藩鎮大帥繼襲，皆以內臣使其軍，命為留後，旋與旌節，此古今大弊政。本朝內使出使外國，始於成祖時，如內臣李興使暹羅國，又太監鄭和勅兵使西洋宿刺加諸國，不過獎勞賞賜之事。唯永樂三年命內使王琮，同給事畢進封真臘國王參烈昭平牙為王，則銜錫土分茅之任，日與省垣法從為伍矣。至成化四年，命太監鄭同、翟安冊朝鮮世子李晃為王，已奉詔行矣，巡撫遼東御史侯英力言同、安皆朝鮮人，見其王必修臣子拜伏之禮，且墳墓宗族皆在彼中，倘有囑托，所損天朝大體非細。上是其言，今後賚賞仍遣內臣，其冊封大典必選廷臣有學問者充之。本朝中貴膺冊立之選，至是乃止。時彭文憲、商文毅在閣，上所聽信，故能勇革弊政。未幾而汪直用事，劉瑾當國，濁亂天下，復行舊事，至弘治十五年十二月，又命太監金英輔、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鮮王李儼嫡長孫&~HAGMZ;為世子，時劉文靖當國，不能救正，況他相哉。

予所見金國所刻名《甲伐錄》者，備載破宋滅遼廢齊諸詔令書檄及徽、欽二帝在北地謝金主諸表文甚備，其初與宋童貫書，署題曰：「元帥粘罕與亡宋故宣撫使廣陽郡王闍人童貫書。」其後譏詆良苦，時正割燕雲與宋，未啟兵端也。至後以納平州張覺，興兵犯關，所傳檄文，謂元符主亡，趙佶本不當立，交結宦官童貫，越次僭竊，以此寵任，命主兵柄，爵以真王。此雖敵人誣謗，然先是用貫使金，已為所輕，及任制帥北征，益狎視之，最後裔夷猾夏，遂指以聲道君之罪。然則宦寺出疆，又不止褻國體，侯御史一疏其見卓矣。

【賜內官官人】葉文莊《水東日記》云：「內臣陳蕪，交趾人，以永樂丁亥，侍太孫於潛邸，既御極，是為宣宗，以舊恩升御馬監太監，賜姓名曰王瑾，字之曰德潤，賞賜不可勝紀。」陳廬陵循為之志戰其事如範金印曰心跡雙清，曰金貂貴客，不可殫紀，且出宮女兩人賜之為夫人。《日記》又云：「幼時會見蕪過太倉州，封西洋寶船，其勢張甚。則此言不謬矣。」《枝山野記》又以為陳符，蓋蕪字之誤。其時有李校尉者極諫，謂奄人無辱宮嬪之禮，上大怒，命剪其舌，後不死，人戲呼為李神仙云。景泰去宣德不遠，故主上不以為吳誠罪，且允其請耳。後來世宗怒內臣侯章畜使女，立置極典。真英主哉！

【內臣李德】景泰初元，上皇尚留虜廷，鎮守浙江太監李德上言：「錦衣指揮馬順、長隨王貴等罪犯，亦宜取自聖斷，各臣乃肆奸宄，即於御前捶死之，變祖宗法度，逐朝廷正人，悖禮犯分，聞者切齒；宿衛官員無一人遮護，使無內臣左右侍立，各臣必生別釁，此正賊臣犯關，不宜任用，可任者莫若親近。」其章下，文武大臣少保於謙等連章言馬順乃王振之爪牙，王貴等乃王振之心腹，黨惡既深，遂謀不軌，逼駕親征，乘輿不返，群臣同時捶死，是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。景帝曰：「然，馬順等皆王振奸黨，捶死俱忠義心，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。」當時內豎盤結於內，聯合於外，帝即洞知李德狂悖，而終不能去，且其時喜寧方被獲甫磔於市，此輩尚哆口橫恣如此，況平居乎？

時尚寶司查究指揮同知馬順牙牌，順子言其父被給事王竑捶死，宜責竑尋取。帝從之，六科十三道言捶死奸黨，豈竑一人之力，竑身為近侍，豈敢收匿牙牌，乞改前旨，令出榜曾拾順牙牌者，無論破損，並許送官。上乃允其議。順子刁潑可恨，何至遂徇所請，景帝以英斷稱，處此事卻未然。

【內臣乞贈諡】英宗朝，王振以彌天之罪僅隨眾死土木，至上復位，而葬之祠之，天下以為謬恩，欲氣不平久矣。至成化八年，太監劉永誠死，其姪寧晉伯劉聚奏乞贈諡並祠堂賜額，事下所司。時鄒康靖幹為禮卿，覆奏內臣無封諡事例，唯王振曾蒙先朝賜祠額曰旌忠耳，上命賜永誠祠名褒功，仍以封諡事命內閣議之。首揆彭文憲時上議曰：「王振輔英宗年久，且死國事，英宗非不欲重加優恤，以無例止賜祠額。今永誠得比振例，已為過矣，又加封諡出振上，則輕重失倫，人心不服，將來守邊者比例陳乞，變祖宗法必自此始。」於是事得寢。按，鄒、彭二公，一言而止內臣濫恩，功亦偉矣，但不能明數王振濁亂天下失陷乘輿之罪，反以從龍死事褒之，即能回天聽亦詭遇之獲耳。其時憲宗尚以永誠生前西征功次當得恤典為言，又何以措辭？所幸此時汪直未熾，梁方未進，無人導上鑿混沌竅耳。

舊恩澤諸封，至嘉靖初悉除，直是宇宙大快事，而武清靖遠、彭城惠安諸伯以及劉聚之寧晉，猶得承襲，論世者尚不免扼腕，然自正德八虎以後，內官子弟亦無敢以封拜請者矣。

【內臣妾抗疏】弇州紀奇事，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南京莊田，以奪人授室為異，尚未知誠前事也。誠先於正統十四年隨太上皇車駕北征陣亡，至景泰二年八月，吳誠妾姚氏奏稱誠存日曾於香山置墳，今欲將其所遺衣冠招魂安葬。景帝允之。按，此則內臣妾妻，蒙上恩禮，已為創見，至於生前畜妾，歿後陳情一如所請，則太祖初厲禁可直付高閣耶？古來宦官有妻者多矣，未聞買妾且以聞之至尊，廷臣亦不以為駭怪，何耶？景泰去宣德不遠，故主上不以為吳誠罪，且允其請；後來世宗怒內臣侯章畜使女，立置極

典，真英主哉。吳誠即世所傳建文帝歸闕，內侍輩辨視，云誠曾伏地舐賜肉者是也。

成化五年，內臣龍閏娶南和伯方英妻為妻，上命離異；成化十二年，太監常英藏匿妖人侯得權妻，以為養女後謀逆事發被誅。蓋其時內臣有妻女，相治成俗矣。

【對食】太祖馭內官極嚴，凡椽人娶妻者有剝皮之罪，然至英宗朝之吳誠、憲宗朝之龍閏輩，已違禁者多矣。今中貴授室者甚眾，亦有與娼婦交好因而娶婦者。至於配耦宮人，則無人不然。凡宮人市一鹽蔬，博一線帛，無不藉手，苟久而無匹，則女伴俱姍笑之，以為棄物。當其請好，亦有媒灼為之作合，蓋多先締結而後評議者，所費亦不貲，然皆宮掖之中怨曠無聊之策耳。近日福建稅璫高策，妄謀陽具再生，為術士所惑，竊買童男腦髓啖之，所殺稚兒無算，則又狠而愚矣。按，宮女配合，起於漢之對食，猶之今菜戶也。武帝時陳皇后寵衰，使女巫著男子衣冠幘帶，與后寢居，相愛若夫婦，上聞窮治，謂女而男淫，廢后處長門宮，此則又不知作何狀矣。余向讀書城外一寺，稍久與主僧習，寺中一室局鎖甚固，偶因汛掃隨之入，則皆中官奉祀宮人之已歿者，設牌位署姓名甚備。一日其耦以忌日來致奠，擗踊號慟，情逾伉儷，余因微叩其故，彼亦娓娓道之，但屢囑余勿廣告人而已。

【內臣交結】天順八年，英宗大漸，學士錢溥先以史官教習小內侍，至是溥所教內官典璽局丞王掄者，以次當柄用，結溥草遺詔，為鄰居內閣學士陳文所發，謫知縣。隆慶六年，穆宗大漸，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以遺詔諸事密傳司禮太監馮保，為同事大學士高拱所見，面叱之。不數日穆宗升遐，拱反被逐。事雖同而所托異，故成敗天淵。

【懷恩安儲】唐世中葉後，宦官廢立，竟成恒事。宋唯宣和間宰相王黼結宦官梁師成動搖東宮，謀立鄆王，然終於無成。本朝家法至嚴，絕不聞此事，唯成化間牛玉易後一事，最為異變，然旋正法矣。今觀故太監懷恩事績，謂其同類梁方等導上侈費，帑藏一空，上閱之不懌，有「吾不與汝算，自有後人與汝計」之語，蓋指東宮也。方等懼甚，時上鍾愛與王，乃謀進言於昭德萬貴妃，勸上易儲位，因以與王為昭德子。上意已動，謀之於恩，恩以死拒不從，上恚，詔發往鳳陽司香。恩既去，覃昌當軸，憂不能支，或為之計，勸上改謀於輔臣萬安劉珣等，皆默不應。會泰山震，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應在東朝，必得喜乃解，上始詔為太子選妃，而儲位安矣。審如此言，則孝宗龍飛，當以懷恩為首功，覃昌次之，而內臺諸璫亦當受上賞。蓋天祚神聖，使左貂輩亦獲收羽翼之助，未可謂其誣也。

聞劉珣亦有密疏力爭易儲。

【劉聚封伯】成化七年，太監劉永誠以征延綏功封其姪聚為寧晉伯，再以功得世襲。嘉靖初年，一切恩澤封拜，凡中貴子弟若太監張永兄泰安伯富、永弟安定伯容、太監谷大用兄高平伯大寬、弟永清伯大亮、太監馬永成姪平涼伯山、太監魏彬弟鎮安伯英、太監陸閏姪鎮平伯永、太監裴義子永壽伯朱德，盡數革爵，唯聚得存，自憲廟迄今一百四十年，傳襲十輩，握兵符掌樞府者不絕，果何功德以堪之？今京師大家所張圍屏，多畫劉永誠西征事者，自選入內廷，以擊米多力見知於上，遂被任使至御馬太監，出征，人陣帶假髯以衝鋒，至凱旋受賞諸得意狀，不知皆實事否也。永誠死，上賜特祠額曰褒功，則勞績或有之。然陷英宗於土木者為王振，亦先得賜祠曰旌忠，則此祠額亦不足尚矣。劉永誠小名馬兒，至今京師人猶以此稱之。

【何文鼎】太監何文鼎者，浙之餘姚人，少習舉業，能詩文，壯而始闈。弘治間供事內廷，時壽寧侯張鶴齡、建昌侯延齡以椒房被恩，出入禁中無恒度，文鼎心惡之。一日二張入內觀燈，孝宗與飲，偶起如廁，除御冠於執事者，二張起戲頂之；又延齡被酒奸污宮人，文鼎持大瓜幕外將擊之，賴太監李廣露其事，僅得脫。次日，文鼎上疏極諫，上怒，發錦衣衛拷問主使者，文鼎對曰：「有二人主使，但拿他不得。」又問何人，曰：「孔子、孟子也。」上怒不解，御史黃山等皆力救之，不從，為孝康張皇后杖死於海子。尋自上聞拽御前銅釘有聲，其聲若文鼎訴冤者。會清寧宮災，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文鼎之冤，上大感悟，特命以禮收葬，且御制文祭之。於時詞林某公有詩弔之曰：「外戚擅權天下有，內臣抗疏古今無。」又云：「道合比干唯異世，心於巷伯卻同符。」詩雖不佳，亦指實也。其後世宗入紹，不復加禮於昭聖，而張延齡被許，上必置於極法而後已，蓋追恨往事云。

正德間有太監崔和者，鎮守雲南之金騰，一日過潞江，安撫司過，送江銀三百兩，又景東、蒙化二府各饋年例銀若干，和卻不受，乃曰：「是看我內臣素低耳。」因悉言生平與何文鼎為友。蒙孝廟見知，因以客屬所賂建橋修寺臺，不以入帑。夫寺人亦知慕其類之賢者而稱說之，且飭簞簞乃爾，今之仕紳視此輩有愧色矣。

陳鳳梧者，起庶常，官至右都御史，贈工部尚書，亦正嘉名臣也，所輯有《周禮會雋》一書。頃司禮印璫陳矩重刻丘文莊《大學衍義補》成，即議刻此書，未知已峻事否？丘書以不議內臣，陳則以雪何文鼎冤，故大璫德之，於其遺編猶注意如此。

【內臣何文鼎（再見）】弘治初長隨何鼎奏：「官可幸得，則朝廷不尊；祿可乞求，則官爵不重。如錦衣衛官校行事得升，蓋用國初人心未定，故暫為此懼伏奸雄之具，此一時之權也。後以為例，往往行事得升，故本朝衛官多不啻數百，糜費廩祿，殊失祖宗建官本意。繼例而升，年久益繁，況乞恩傳奉，非治世美事。皇上御極之初，灼見其非，已行沙汰，中外稱快，但其間猶多漏網。近來復有夤緣以啟幸門者，伏望聖明特敕吏兵二部審覆，文非考本等程式者、武非軍功新行事升者，自天順元年至今，一切革去以杜幸門。」上命所司查議以聞。吏部覆奏：「長隨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升事，前此傳奉官員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劾，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，此外唯中書舍人萬宏弁、劉韋、劉銳三人，系大學士萬安等子孫，存留未汰，蓋當先帝時亦嘗沙汰傳奉三人，奉有蔭授不動之旨，故本部覆留，非無故脫漏。近太醫院降職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仕，及太常寺請復革罷傳奉司樂徐啟端，本部俱執奏不可，初未嘗輒可其請，是傳奉幸門未嘗開也。今鼎欲審查天順以來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，一切革去，其意甚美，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，其幸進存者無幾，間亦有轉遷別官者，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璋，今升至尚寶司卿；劉定之子稱今升至南京尚寶司丞，蓋由歷奉年深，循資升職，非無故而升者。近商輅子良輔除工部主事、孫汝謙除尚寶司丞、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類，蓋由恩蔭授，非無階而得者。此外又有保升為太醫院官、為欽天監官、為工部所屬衙門官、為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隨總兵等官、書辦官者，亦非全是傳奉人數，今若概行查革，將不勝其革，且有不可革者。伏望皇上鎮以安靜，不追既往，今後內外大小官員，俱照舊隨隨缺選補，自然奔競可息，若往者方革而來者未已，則亦何益？」從之。兵部覆奏何鼎疏，備查武官由緝事升職及先次並例後傳乞升者，都指揮同知覃昌等百二十人，上請去留，待各子孫襲代之日照例定奪。文鼎此疏，抑僥倖重名器，有大臣言官所難言者。時馬鈞陽長兵部，尚以去留兩請，王三原方秉銓，乃云未有傳奉，且以諸輔臣任子為言，以拄鼎之口，其說竟不行。孝宗新即位，方求言若渴，乃大臣之見反出寺人下，惜哉！至弘治五年，則鼎已為借薪司左司副，又奏通州倉糧儲，一時權置，初非經久，軍士不便於關支，警急不便於防守，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廩，移通州倉糧於其中，且請修浚大通橋以東石閘河道，令漕舟直至橋下，以省挽運之勞。戶部以為京倉之建固善，但時詘未可舉，河間請試之而行。上是之。自是大通河至今為百世利，而京倉則不盡行。鼎之悉心體國，朝士所不逮也，二疏關係最大，載之稍詳。至十年，又以直言繫錦衣獄，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、監察御史黃山等，合疏共救，謂鼎素著狂直，宜加褒顯，或曲賜優容。上曰：「內外事體具有舊規，爾等何由知其事？」皆詰責罰俸；繼禮部主事李昆、吏部進士吳宗周又各疏論救，皆下其章於所司；最後則戶部尚書周經等又公疏云：「臣等備位大臣，不能救正，有愧於鼎多矣。」其言稍峻，上大怒，謂讓當重究，姑宥之。時屠鄆縣瀟為冢宰，不列名疏首，蓋畏禍也。鼎即於是時斃杖下矣。次年清寧宮災，陳鳳梧以刑部主事應詔上言何鼎之冤，上始感悟昭雪，賜祭，其詳在建昌侯張延齡事中，語具前卷。

鼎名後去文字，止單名，鳳梧疏中尚稱文鼎。按，鼎死之次年，李廣亦服毒死。廣以左道蠱上得寵，鼎之得罪，雖以彈二張，實廣承中宮意殺之，時用刑者為司禮內臣李榮，鼎至死罵不絕口。

【內臣蔣琮（附繼曉）】故禮部左侍郎李孜省、太常寺卿邵節恩、趙玉芝等，先以孝宗登極俱削秩謫戍邊衛矣，是年十一月，以赦當還，於是印綬監太監蔣琮上疏，謂諸人罪大罰輕而閒住，少監梁芳、韋興、陳善等，皆罰不蔽辜。上允之，命俱逮下錦衣衛，未幾孜省不禁拷掠死獄中。蓋是時懷恩方自南京召還掌司禮印，上雅信重之，故琮言得行。未幾懷恩卒，常恩、玉芝俱貸死，仍戍邊衛，竟逃極典，倘世宗初政，有如懷恩者在左右，則何澤之說行矣。

弘治元年十一月，誅妖僧繼曉。初，刑部擬繼曉當死，但事在赦前，宜發為民。上改命刑科都給事中陳璠等、御史魏璋等看詳，謂曉罪大，部擬不當，宜並治太監梁芳引進繼曉之罪。上是之，命斬曉於市；芳既充淨軍，姑貸死發南京守備加杖八十，仍充役。時蔣琮正為守備，芳之得痛決，不必言矣，刑部尚書何喬新等，俱命奪俸有差。按，李孜省未及擬罪而斃於獄，先朝諸妖黨僅曉一人正法耳。曉為湖廣江夏人，始以貪淫欺妄楚府事覺，走京師，夤緣梁芳以星命進，上見之大寵幸，賞賚不貲，請給護敕，旌其門曰孝行。母本娼也，亦被旌表，請故太監蔡忠、都督馬俊二宅以居，賜門額曰輔教寺，又起大寺名大鎮國永昌寺，上親幸焉。所居前後多置婦女，及回湖廣，以黃帕裹其一臂，云為御手所執，其事與宋朱勳及嘉靖中談相略同。史稱繼曉屢進邪說，有人所不得聞者，此蓋房中淫褻之術也。孝宗在青宮，必具悉其詳，故獨斷誅之，且沒妻子為奴，籍其家云。琮後與同類相訐，亦充孝陵淨軍，而梁芳遂同汪直召還矣，去邪之難如此。蔣琮守備南京最久，屢與宦官爭論求勝，遂為公論所憎。

【內官張永誌銘】余讀楊文襄石淙所為《司禮太監張永墓志》，不過鋪敘永平生寵遇，及征安化王真鐸，隨武廟南征宸濠，與誅劉瑾之功，他無所增飾，其視唐李文饒為中尉馬存亮等諸碣，過譽不情，亦大有間矣。乃張蘿峰譚揚受永弟容賂黃金二百兩，因而諛墓，遂迫所受潤筆，盡奪其官爵，致楊疽背死。噫！亦甚矣。楊從田間起，西征實與永同事，誅瑾之謀又自楊發之，生平相知固不可諱。然張永在內臣中建大功，亦不止誅瑾一事。宸濠被擒後，江彬等誘上仍縱之大江，與戰而獲之以居功，非永彌縫其間，則王守仁就逮而濠逸去，天下事去矣。昔李文饒之平澤潞，亦仗內使楊欽議為之與主，始克奏績，積平後，詔告四方云：逆賊王涯、賈餗等，已就昭義誅其子孫。蓋涯等為太和故相，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事敗而死，故德裕以此語悅宦寺，此等險譎恐文襄所不屑為者。若詭遇而獲，功名不終，則楊石淙與李文饒古今一轍也。近日江陵公之與馮璠亦然。

古來宦官冒武功固多，然未有被編摩之賞者，獨嘉靖初年修獻帝實錄成，首揆費鉞山等諸公請於上，歸功司禮太監張佐等數人，得旨各蔭弟姪一人錦衣世襲指揮等官，則真千古創見之事，又唐時所無者。

【二中貴命相】陳瑩中抗論二蔡，萬死不顧，而獨喜談命。蔡元長視日不瞬，瑩中謂此至貴之相，然恃其目力，敢與太陽爭光，他日必為巨奸。則星相二家，賢者猶篤信之如此。近日此二種人最行都下，亦有極奇驗者。正德初，內臣於喜以鐘鼓司選入，舊入此者例無他選，謂之東衙門，諸監局所不齒，於以長軀偉貌偶得選，改為傘扇長隨，但日侍雉尾間，亦賤役也。一日出外，同伴侶坐玉河橋，時新暑，各解衣置欄杆上笑語，旁一人過，熟視於曰：「公何姓？旦夕且大貴。」於大喜，起詢之，則曰：「從此即得蟒玉，掌內外柄，極富貴者十年，然命止此，過其期則仍如今日。」眾嘩駭而侮訕之，其人且云：「只三日內吾言驗，當來取賞，諸公皆其證也。」於還內，正值午節，武宗射柳，命諸璫校獵苑中，設高麗陣，仍設莫離支為夷將。比立御營，則上自坐纛下，親申號令，以唐兵破之，敗者行軍令，能人者與蟒玉。諸內侍雄健者策馬以往，屢衝不得入，左右曰：「如於喜長大，或可任此。」上回顧頷之，昇擢甲冑帶假髯，作小秦王裝束，儀形頗偉岸可觀，甚愜上意，命以所御龍駒借之。喜據鞍揮策，馬顧見喜狀，素所不習，大驚狂驚，直突莫離支中軍，各營披靡解散。天顏大怡，即賞蟒玉如約，時從玉河橋還正三日矣。自是日為上所寵眷，出鎮宣府大同，入掌各監局，稔惡者十年。而武宗升遐，肅皇入繼，素知其罪僅在八黨之下，偶一日問：「汝姓為于耶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上又曰：「姓為俞、為余耶？」對曰：「奴婢之姓，為干字躑躅者是也。」上怒曰：「于為干字躑躅，汝敢為謾語侮我。」即褫其蟒玉，收繫治罪，得諸不法，謫為孝陵淨軍，盡籍其家。至嘉靖四年，復入京自辨，仍加榜掠遣歸伍陵餒死。

萬曆初，有浙之紹興人朱升者，粗知文理，來京師困極，一飽不可得，偶問命於肆，日者得支干而異之，歎曰：「怪哉！是當刑而富貴且久。」朱笑曰：「時非角逐，豈能如英布黔而王哉。」歸益貧無計，心念日者言，遂決計自宮，投大璫張大受名下，大見信愛。張乃馮保上佐也，因亦為馮保所器，屢掌廠局，賜蟒玉，提督武英殿，其田產第宅為一時所豔稱。馮璠敗，同大受等罷逐，今猶居都城闕闔中，厚自奉養，家尚殷富，頗好盡書畫尊彝之屬，至不自揆，冒認朱相國金庭同宗，與其疏族稱昆季，狙獪閃爍，猶然山會胥吏伎倆也。今老矣，予亦識之。一日遇一武英殿中書同席，輒詫曰：「此故我屬吏，奈何敢講敵禮？」余為之掩口。

內豎輩得志多無忌憚，如梁師成之父蘇子瞻，童貫之父王禹玉皆是，然而蘇、王子孫終得其力，且二公亦因而昭雪，自是怪事。近日王笠川進士繼賢，少年勵志讀書，以慾念頻熾，自去其外腎，遂作宦者狀，聲貌全如婦人。辛丑登第後，諸闈驕於上前，指王名云：「吾曹中已有甲榜宜力於外者矣。」上詢知其故，亦為啟齒。群闈出外，抵王寓稱賀不絕，求附氣類，王大恚，避入西山，其作令清苦，故是樂巴一流人也。

【內臣何澤】正德十六年七月，世宗新即位，先下詔求言，至是御馬監丞何澤應詔陳事，已獲俞旨。既而又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局奸利事，即被嚴譴榜掠，發充孝陵淨軍。其疏既不下，又命取通政司副本滅之。御史成英上言：「澤得罪非上意，乃監局同類嫌其相攻，構陷至此。先帝時內臣丘岳、范亨皆有除奸之志，逆瑾與八黨致之死，上誤先帝，幾危宗社，今岳等之冤方雪，而澤之事又似之，臣所為陛下惜也，宜召澤復職，諸奸則據法罪之。」疏入，僅報聞而已。澤疏謙直，不避同事之怨，其忠誠與何鼎不畏中宮直攻二張無異，均是呂強、鄭眾之流。但孝宗溺於孝康之愛，漸成畏憚，鼎言不行而死，良亦有由；世宗初政，如劍芒出匣，何以謫澤，且並沒其言耶？閹寺輩本不乏善良，值此兩聖主當陽，尚不免誅貶，欲其內廷匡救，難矣。兩內臣俱何姓亦奇，但鼎即承恤典，澤他日昭晦與否，則不可考矣。

【內臣掌兵】嘉靖八九年間，革各省鎮守內臣，兵部尚書李承勛因及騰驤四衛詭冒依附者，內臣爭之，言禁軍隸兵部，不便，往歲彰儀門之破虜騎、東市之剿曹賊，皆四衛功，以直內，故得號召易集。下兵部再議，承勛言：「往年正以兵歸闈寺致亂，彰儀門之役，由太監王振；東市之賊，太監曹吉祥也。」內臣始杜口。上從其議。今宦官雖不典兵，而勇士四營仍屬其提督，不知何故？

【鎮守內臣革復】鎮守內臣之革，在嘉靖九年十年間，天下稱快，此正張永嘉相時也。至十七年，而太師武定侯郭勛奏請復之，上許雲貴、兩廣、四川、福建、湖廣、江西、浙江、大同等邊，各仍設一人，中外大駭，時任丘李文康當國，不能救正，人共惜之。十八年四月，以彗星示變，將新復鎮守內臣盡皆取回，遂不再設，距用郭言甫匝歲耳。是時當國者為夏貴溪，而嚴分宜為大宗伯，題請得旨，其功亦不細。今人但知裁革鎮守，歸美於永嘉，而夏、嚴二公遂不復齒及，豈因人而沒其善耶？抑未究心故實也？

【內臣護行】大臣唯輔臣起家及謝事歸里恩禮隆重者，特遣行人宣召及護行，若以內臣隨侍，則唯永樂間楊榮、成化間李賢、劉吉三公，俱閣臣丁憂，俱奪情復任，遂用內臣輔送，促其來視事，此後更無同行者，況婦人乎！唯世宗朝及今上初二事最奇。嘉靖十九年，乘一真人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真，奏為懇乞天恩奏安雷壇以光聖典事，先是差官於原籍湖廣貴州府黃岡縣團風鎮增修雷壇，今已落成，欲令臣男太常寺丞陶世恩、臣婿博士吳濬前去奉安，並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祖塋祭掃，用彰皇上敬神勸孝盛典，乞量給應付。奉聖旨：「覽卿奉工成，令男奉母安神祭掃，朕心喜悅，著兵部便行水陸應付，遲誤了的不饒，還差內官一員去，寫敕與他。」時陶尚行舊名也。其後萬曆六年少師閣臣張居正歸葬，上命奉母一品太夫人趙氏來京，仍著差去司禮監官魏朝伴送登途，至十年居正歿，上又念其母高年在京，命司禮太監陳政護之還鄉。近代內臣伴行，唯見此兩家，蓋本朝未有之典也。此二軀者，一配方士，一生權相，遂叨非常恩遇，他日時移事改，徒足供後人評笑，一時寵榮皆罪案耳。

【內臣兼掌印廠】司禮掌印首瑞最尊，其權視首揆，東廠次之，最雄緊，但不得兼掌印，每奏事，即首瑞亦退避以俟奏畢，蓋機密不使他人得聞也，歷朝皆遵守之。至嘉靖戊申己酉間，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，至癸丑而黃錦文又繼之，自此內廷事體一變矣。世宗神聖以至今上，俱太阿在握，可無過慮，倘此例他日踵行，亦肘腋之憂也。

萬曆初年，馮保亦兼掌東廠，馮保之後則有張誠，張之後則近日陳矩，俱以掌監印帶管廠事。

【馮邦寧】馮邦寧者，璠保之姪，以恩澤曆官左都督，恃保勢，橫於長安，莫敢與抗。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，訶辱之，

曠不遜，因相爭鬥，為邦寧之徒御擊稍過，歸訴於主人，即遣人述其事於馮璫。璫呼邦寧至，杖之四十，褫其冠服，不許朝參。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，而能折辱其姪乃爾，璫以江陵片言，不難答猶子以謝過，似非他內官所及。

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，不避道，劉叱之下馬，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。

【馮保之敗】大璫馮保之敗也，王弇州所紀謂出於張誠，此向來士大夫皆云然，不獨弇州也，此一說也。至乙酉年，麻城周二魯弦疏論李順衡植，謂李之參保，由大璫張宏授意門下山人藥新爐，轉授李，使擊保去，宏因得掌司禮監，李以此與張宏為刎頸交。李自云受皇上異眷，每於內廷呼李植為我兒，亦出張宏之口，此又一說也。至戊子冬，東廠張鯨之敗，閣部大臣以至南北科道，或公疏或單疏，無一人不劾鯨者。科臣李沂受杖至慘毒幾死，時皆謂鯨陰佐翼坤宮鄭貴妃，有立幼之謀，事關宗社，故一時朝士昌言劾去真可謂公忠。乃聞一二大君子，微不滿此舉，謂其中別有竊妙。當保盛時，群璫劫於積威，莫敢撻其鋒，惟鯨為上所親信，且有膽決，密與上定謀計除之，鯨以此受知，越次掌廠。既久用事，復將攘張誠位而據之，且誠本馮保餘黨，唯時在事大僚曾受馮保卵翼者，思為保復仇，且結張誠歡，故出全力攻之，言官不過逐影隨波而已，此又一說也。三種議論俱有根據，然官府事秘，莫知誰屬。近見一大璫所述，則云：「馮保一案，實出張鯨手，而鯨為張宏名下宮人，宏知其謀，曾密止之。」則後一說似確。且鯨掌東廠，旨下之日，李順衡即於是日上參保之疏，不逾時刻，則或有承望，亦未可知。大抵權璫盤踞深固，非同類相戕，必難芟剪，如憲宗朝汪直，則尚銘擠之；武宗朝劉瑾，則張永殲之，外廷儒臣，安能與魚、程、仇、田爭勝負也。

先是，劾張鯨時，御史馮象乾語最峻，且切責三輔臣不能主持匡正，上大怒，下鎮撫司打問，三輔力救，至云愿與象乾同受刑拷，上始收回成命。而給事李沂疏繼之，上怒加甚，亦命下詔獄，且有「好生著實打著問」之旨，蓋用強盜例也。拷竟，又命廷杖六十為民。近來言官得譴，未有拷打與廷杖並於一人一時者，蓋沂本內有「密獻珠寶」之語，觸上所深諱，故輔臣苦諍不能得。其後說者謂馮疏為閣臣授意，故以生死爭之，而李疏乃出張誠假手，不意撥禍至此，他日薦起建言諸臣，唯李沂不甚推轂，亦此說尚在人口也。張鯨以戊子冬見逐，次年己丑復召入，言官爭之，上皆不報。張誠已兼掌東廠，故鯨不得再預廠事。比張誠敗，受禍較鯨更慘，時，鯨尚在御前供事，且官爵家產俱無恙，其先得罪者，亦唯司房邢尚智謫戍及弟張書紳革任而已。

【大璫同姓】今上既逐馮保，後以張宏代之，未幾宏卒，次及張誠，誠從楚籍沒故相還京，即繼宏掌印。時東廠則張鯨，督工則張信，從楚籍璫日在左右者，又有張明、張維、張用、張忠、張朝、張楨、張仲舉等，其他監局司印姓張者，又十餘人，俱在戊子己丑之間，可謂極奇。未幾，鯨為南北大臣及科道劾劾以出，又數年而誠亦見逐被籍，其中張維者，今罷閒居私宅，好作律詩，亦整齊，作字學文衡山，頗得其貌，自稱燕山廢叟，每以此署名刺，喜交士大夫，亦此輩中之向上者，余亦曾識之。

張維曾掌兵仗局，今上冲年取後器戲玩，以直諫忤旨。又以好文為上所知，呼之為秀才張，頗見禮重。

【張誠之敗】張誠自張鯨失權，遂兼管廠印，凡八年，號稱馴謹，政府與交歡無間，即科道諸臣亦無以驕恣議之者。其人稍知文藝，以呂強、鄭眾自命，時上頗耽曲檠，興居稍違節，以及宮婢小豎多死庭下，誠輒執古誼以諫，上為之霽威。曾於邸報中見己丑年上手諭一道，獎誠首句「為諭忠輔張誠知道」，其眷倚如此。既而又兼館御用監印，則以司禮東廠又帶臚映衙門，同類已側目，而內夫人郝金鳳之死，誠實主其謀，內廷咸怨之。會其弟張勛（俗乎老五者）與慈聖太后弟武清侯締兒女姻，上聞之震怒，其儕類始進讒，謂誠家富逾天府，上益心豔，思以法籍之；而其家僅霍文炳者，用誠力冒功，得錦衣副千戶，又自以並功進指揮同知。是本兵石星擅允其請，不上聞。時文炳已貴至僉書南鎮撫司，值考察軍政，為科道所劾。上謂文炳冒功罪大，何以不言，石本兵具疏自劾。上怒不解，遂並文炳及弟張勛輩數十家產盡沒入官，誠降奉御，謫南京，再謫南海子，窮困以死，然而士大夫或以為罪不蔽辜，最後張勛論斬，竟死西市。蓋上素憎臣下結交外戚，故勛無大惡，竟罹極典，豈其罪浮於馮邦寧輩耶？識者冤之。

【霍文炳並功】方霍文炳並職事起，上以兵科不糾，盡行謫逐，既又以兩京科道不行糾舉，凡先後掌印者俱降外，尋又俱為民。時有刑科都給事中侯廷珮者，於誠初敗，極數誠罪狀，謂近日處分尚輕，時誠僅革任閒住，上為改降南京，亦未有籍產之令，用廷珮言始盡行抄沒。上仍詰責廷珮云：「張誠巨奸，爾等如何先無一言之忠？今已發露，方行參劾，其於觸奸指佞之責何在？姑不究。」蓋聖主行其言，而已薄其人矣。時刑科給事徐成楚者，與侯同籍，素不睦，遂指成楚他疏內「慎刑」一語，專為救張誠，以激上怒。成楚謂臣疏並無張誠字面，廷珮以此陷臣，自為容悅計，且誠陰事，上自發之，廷珮即百喙何益。上皆不問。按，往日張鯨之逐，言路彈章山帶積，至內旨嚴罪張誠，事後助錄者，則僅廷珮一人而已，且波及同官同年以泄私忿，尤為一時所駭云。

文炳籍後，有空房為鄒泗山洗馬賃居，中有窖藏二萬餘金，不以聞官。旋奴隸輩爭金事發，鄒至褫職追賊，鄒盡鬻其衣裝，諸王辰、乙未二科分考門生為贖金代償，始克畢事。時洗為尊人素嚴，聞之恨怒，泗山不敢歸，至庚子始抵家。或云：「其京師門下士王良材者，僦以奉其師，鄒初無成心也。」丁酉秋，應河南又有程策雷同事，為時所譏，亦泗山將差南京主考而中罷，因兩界所厚云。

【內官勸獄】癸卯冬妖書事起，言路之媚首揆者，欲坐郭江夏，時郭已去國，尚滯潞河，僮婢星散，友朋亦無一敢往視，都下九卿及法司臺省錦衣衛奉命同鞫，上遣大璫陳矩監之，大臣輩莫能發一語。時攻江夏者亦在列，其言雖無人附和，然事久不決，蔓延浸多。會捕得狂生嫩生光者，云曾造飛語挾詐鄭戚有據，御史沈裕曰：「不如竟以此事坐之。」陳應聲曰：「極是。」諸公始肯立議，陳入內，又宛轉達於上，嫩生光磔死，江夏始得免。昔歐陽永叔為蔣之奇謗以甥女事，賴法官蘇安世及中使王昭明得雪。石守道為夏竦謗以詐死，欲斫棺驗之，亦賴漕臣呂居簡內遭中官張主得免於禍。嘉靖初，張永嘉欲逮楊新都，聞亦司禮大璫力抗而止。今上初元，張江陵、馮保以王大臣事欲陷高新鄭，以司禮宏力阻得寢。今江夏事亦然。士大夫居風紀獻替之地，其識見反出貂璫下，蓋自古然矣。陳矩故與沈四明昵厚，此舉尤為士林所宏云。

嫩生光本名楊本，文安縣庠生，以無行被斥。貌寢陋，性狙險，故與鐵嶺李氏游。會李如松戰死遼左，時其父寧遠伯李成梁以故帥留京師奉朝請，數具難黍往奠，痛哭竟日不輟聲。成梁怪之，出慰曰：「子意良厚，然吾兒與子交情不至此，子且休矣。」嫩曰：「我非哭令子，乃哭我命薄也。令子許我得天下日，爵我通侯，今已矣，是以悲不自製耳。」成梁驚懼，亟以千金賂之，得止。他無賴事尚多，都人類能言之，然此段已足死矣。

陳矩，安肅縣人，父虎，本農家，一日邑中踐更，昇迎中使，以供具不時被笞，歸而發憤，即闢其長子，得供奉內廷，曾以司禮典簿同張誠輩籍沒馮保，至是遂長司禮。又一日復當踐更，昇迎過客，亦受笞，問貴客何人，云進士也，即令次子就外傳，既而登王辰進士，迄兩遂其志，亦奇事也。進士名萬策，恂恂長者，困公車二十年，甫得第就教職，僅轉國博而卒，其子承伯父蔭，今為緹帥。余游西山玉泉寺，見楣間有矩詩牌，詞翰俱不工，但其印章曰「白眉中使」，似亦不甘與儕輩為伍者。

【尚衣失珠袍】萬曆三十二年，尚衣監失御前珍珠袍一件，上震怒，命司禮掌印太監陳矩探究袍房內臣田進等，三人以夙仇互訐，各受酷刑，竟無蹤跡，田進尋瘐死，餘充淨軍。後乃知上前一貴顯宮女即內中稱為某太者，盜與菜戶內官斤賣久矣，然憚此宮人為皇上信用，且事屬既往，遂不復窮詰。

內府盜竊，乃其本等長技，偶私攘過多，難逃大罪，敗故稱遭漏付之一炬，失誤上聞，不過薄責而已。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，供用庫大管庫暨盛與其黨盧添保等，捏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，為同類發其奸。世宗下之獄，命給事張岳等嚴查，始知該庫所焚，乃別物非香也，俱盛等侵匿妄報。上大怒，悉如律治罪。此偶敗露者，僅十之一耳。又其時上素真龍涎甚急，遍覓不得，戶部尚書高耀百方高價購之，僅得八兩，云買之民間，實亦內臣盜之內庫。

【門豎償命】庚子辛丑之後，礦稅內使橫於大地中，參督撫，馱按臣，視為恒事，至於守令以下，但云阻撓，即遣緹騎；但云貪肆，即行追賊；直奴隸視之而已。歲丁未，外吏大計既竣，正月末旬，前任泰與知縣龍鏜者，以重貶行，鬱悒成病，扶曳出廣渠門。管門內使邢相等索賂放行，鏜奚囊空匱，不能滿所欲，遂聚毆之，尋釋去數步即仆地，初猶謂暴疾，試掖之，則僵臥氣絕矣。事旋上聞，上怒甚，下法司訊治，坐邢相抵償，再審則趙祿奮拳，乃改坐祿死，相等數人俱遠戍。時鏜病已殆，即不毆亦必殞，中

途邂逅諸暴，遂促數日之命，凶豎輩俱得正法。自礦稅興後，中人得罪未有如此快心者，一時閹宦為之喪氣。比季春，下第諸士還里出城，亦得稍減需索云。

【箭樓】京師正陽門樓毀於火，庚戌年議重建，時內監同工部官估計。營繕司郎中張嘉言，楚人也，素以負氣稱，內監屈指云：「當用銀十三萬」，張大怒，厲聲云：「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，今天家舉事，不可同眾，宜加倍為六千。」諸大璫忿極，氣滿口重，不能辨詰，但奮拳欲毆之，時監督科道在列，亦不出一言剖析，但勸解散去。次年大計，張竟以不謹被斥，所坐事雖多，此亦其一端也。後數載箭樓已成，問之計部諸君，云動工銀三萬。蓋初估為張所誣，其後終不能滿內璫之欲也。張起家司李，好與人訐，且自尊大，以故屢躓宦途。其正郎乃自憲幕遷入，列銜為署郎中事都察院經歷，同寅戲之曰：「君名位已尊，今後行文移牌票，可竟書為本部院矣。」蓋總制大臣以部堂兼中丞者，方有此稱，故用以為謔。張雖不堪，然默無以應。

【陳增之死】礦稅流毒宇內，已無尺寸淨地，而淮徐之陳增為甚。增名下參隨程守訓者，徽人也，首建礦稅之議，自京師從增以出，增唯所提掇，認為姪婿。又不屑與諸參隨為伍，自納銀助大工，特授中書舍人直武英殿，自是愈益驕恣，署其銜曰「欽差總理山東直隸礦稅事務兼查工餉」，以示不復服屬內監。旋於徽州起大第，建牌坊，揭黃旗黃竿曰「帝心簡在」，又匾其堂為「咸有一德」。是時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疏劾陳增貪橫當撤回，守訓乃訐宗堯多贓巨萬，潛寄徽商吳朝奉家。上如所奏嚴追。宗堯徽人，與朝奉同宗也，自是徽商皆指為宗堯寄贓之家，必重賂始釋。又徽州大商吳養晦者，家本素封，蕩盡，詭稱有財百萬在兄叔處，願助大工，上是之，行撫按查覆。守訓與吳姻連，遂偽稱勘究江淮不法大戶及私藏珍寶之家，出巡太平安慶等府，許人不時告密問理，凡衣食稍濃厚者，無不嚴刑拷詐，禍及婦孺矣。又署棍徒全治者為中軍官，晨夕鼓吹舉炮，時巡南畿者，為御史劉曰梧，遇之於途，見其導從旗幟弓戟較督撫加盛，令呵止之，輒以彼此奉使為答，劉竟無以難之。唯稍畏淮撫李三才，不敢至李所住泰州，李亦密為之備，佯以好，謂陳增曰：「公大內貴臣，廉幹冠諸敕使，今微有議者，僅一守訓為祟耳，他日壤乃公事，禍且及公。虎雖出柙，盍自縛而自獻之。」增初聞猶峻拒，既又歛之曰：「守訓暴斂所入什佰於公，公以半獻之朝，以半歸私帑，其富甲京師也。」增見守訓跋扈漸彰，不復遵其約束，心慍已久，因微露首肯意。李中丞覺之，潛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訓酷刑者，出首於增，云守訓有金四十餘萬，他珍寶瑰異無算，並蓄龍鳳儂逆之衣，將謀不軌。李又怙增急以上聞，「公不第積謗可雪，上喜公勤，即司禮印可得也。」增以為誠言，果以疏聞，上即命李三才捕送京師治罪及追所首多贓。增既失上佐，跡已危疑，其部曲亦有戒心。所賂取不能如歲額，上疑增屢歲所剝奪且不貲，又苛責之。李中丞又使人脅之，謂「閣臣密揭入奏，上又允矣。」又曰：「某日緹騎出都門矣。」增不勝愧悔，一夕雉經死，名下狐鼠懼罪，即時鳥獸散去，其署中所蓄，中丞簿錄以獻，江淮老幼歌舞相慶。說者云：「淮撫匿增金錢巨萬，所進不過十之一二耳。」此固未足信，即有之，誅剪長鯨，其功不細，以此酬庸，亦何不可。

【宦寺宣淫】比來宦寺多蓄姬妾，以余所識三數人，至納平康歌妓。今京師坊曲所謂西院者，專作宦者外宅，以故同類俱賤之，不屑與齒，然皆廢退失職，及年少佻達者為之。若用事貴璫極諱其事，名下有犯者，必痛治或致斃乃已，則猶愈於高力士之娶李玄暉女、李輔國之娶元擢女也（擢女即元載從妹）。今猥下婦女多與此輩往還，至有昵愛宦官，棄其夫而托身者，此唯京師有之。其內宦儕輩中，亦或爭奸鬥毆，然不敢聞之官，蓋以國家有厲禁也。頃者邸報中見禁中獲婦人男裝者，訊之，則宦官包奸，久而通其夜合之資，匿避內府不出，以故假衣冠闖禁廷索之。旨下宦官付司禮監，婦人付法司，後不知究竟如何。及見《石允常傳》，則國初更有異者。允常為浙之寧海人，舉進士，為河南按察僉事，微行民間，聞哭甚悲，廉知其女為閹宦逼奸而死，因聞之朝，捕宦抵罪，此洪武末年事。景泰元年，大同右參將許貴奏鎮守右少監韋力轉，恨軍妻不與奸宿，杖死其軍，又與養子妻淫戲，射死養子，事下巡按御史驗問；天順元年，工部右侍郎霍瑄又奏力轉每宴輒命妓，復強取所部女子為妾。上怒，始遣人執之。天順六年，守備大同右少監馬貴收浣衣局所釋婦女為妻，為都指揮杜鑾所訐，貴服罪，上命宥之。天順七年，協守大同東路都知監右監丞阮和娶妻納婢，又掠掠軍士甚酷，為其所訐，命錦衣官密察得實，上亦命宥之。近日都下有一閹監比頑，以假具人小倡穀道不能出，遂脹死，法官坐以抵償。人間怪事，何所不有。

元魏宦官張宗之納南宋殷孝祖妻蕭氏，至唐時內侍高力士、李輔國而外，如中尉劉弘規妻李氏，封密國夫人，上將軍馬存亮妻王氏封岐國夫人，皆直書碑誌者，其類甚多，不能悉紀。又《唐朝年代紀》云：宰相裴光庭娶武三思女為妻，高力士與之私通。則不但有正室，且有外遇矣。又元順帝時，宦者罕失嬖妾，殺其妻，糜其肉以飼犬。則又妻妾相妒致相狀矣，異哉！

【內廷結好】內中宮人，鮮有無配偶者，而數十年來為盛。蓋先朝尚屬初期，且諱其事，今則不然，唱隨往還，如外人夫婦無異。其講婚媾者，訂定之後，星前月下，彼此誓盟，更無別遇；亦有暗約偷情，重費不惜；或所歡偵知之，至於相仇持刃挺報復者。頃年翼坤宮皇貴妃鄭氏宮人名吳贊女者，久為內官宋保所侍，後復與同類張進朝者結好，宋不勝憤恨，遂棄其官，去為僧不返，儕類輩咸高之。又宮人與內官既偶之後，或一人先亡，亦有終身不肯再配，如人間所稱義節，其與為友者多津津稱美，為人道之。今上最憎此事，每聞成配多行譴死，或亦株連說合媒妁，多弊梃下，然亦終不能禁也。

凡內人呼所配為菜戶，即至尊或亦問曰：「汝菜戶為誰？」即以實對。蓋相沿成習，已恬不為怪。唯名下人及斯役輩，則曰某公為某老太弟兄，蓋老太乃宮女尊稱，而弟兄則翁嫗之別名也。閩人呼男淫者為契弟兄，此或仿其意歟？似不如呼兄妹之為親切耳。

【鍬匠】京師人多懶而饒，而婦人為甚。就婦人中則宮婢為甚，蓋逸居飽食，本相因也。凡菜戶既與宮人成伉儷，其卑賤冗員貧而下劣者，又甘為菜戶之役，皆宮人出錢僱之。以善庖者為上等，並視其技之高下為值之低昂，其價昂者每用得銀四五兩，專供烹飪使令如僕隸然。其衣服垢膩，背負菜筐出入以市雜物，內官輩賤之，呼之曰「鍬匠」，不知何所取義？

貴璫近侍者俱有直房，然密邇乾清等各宮，不敢設庖廚，僅於外室移殮入內，用木炭再溫，以供饗殮。唯宮婢各有爨室自炊，旋調旋供，貴璫輩反甘之，托為中饋，此結好中之吃緊事也。聞近日宮人另僱內臣為菜戶，專買辦之役，其所與講好者自有美稱，不復呼菜戶。

【丐闖】余入都渡河，自河間任丘以北，敗垣中隱闖豎數十輩，但遇往來輿馬，其稍弱者則群聚乞錢，其強者輒勒馬術索糶。間有曠野中二三騎單行，則曳之下鞍，或扼其喉，或握其陰，盡括腹腰間所有，轟然散去，其被劫之人方蘇，尚昏不知也。比至都城外亦然，地方令長視為故常，曾不禁戢，為商旅害最酷。因思高皇帝律中，擅闖有厲禁，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，而畿輔之俗，專借以博富貴，為人父者忍於熏腐其子，至有兄弟俱闖而無一人選者，以至為乞為劫，固其宜也。按，宋制凡願自宮者，先於兵部報名，自擇旺相吉日闖之，兵部紀其日，上奏驗明，待創愈納之內廷，其後宦者得官即以闖之日為誕辰，一切星王算命，竟用此日支干。今世用事大璫，卻不聞有此說。然而報名就闖，自是令甲所載，無奈浸尋至今，略不遵行，朝廷每數年，亦間選二三千人，然僅得什之一耳。聚此數萬殘形之人於輦轂之側，他日將有隱憂，不止為行役之患已也。